

◎创作谈

# 知己凝眸处：水墨见龙驹

舒 勇

水墨在宣纸上晕染,我常觉笔端有历史的回声——那是霍去病铁骑的铮鸣,是李白诗中白马的飘逸,更是徐悲鸿在民族危亡时笔锋的疾走。于我,马从来不只是生肖或题材,它是一扇通往千年文明的窗。而画马的过程,则是一场我与先人、与时代、与内心对话的仪式。

这种认知源自我随全国政协书画室新疆写生之行。那是一个阳光澄澈的下午,我们去天山下的马场画马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汗血宝马,当我的目光与汗血宝马的目光相遇,那琥珀色的瞳仁瞬间击中了我。它倒映着天山的雪顶,盛着草原的无垠,更仿佛映照出千年的光影:昭陵六骏的忠诚、丝绸之路上行路者的坚韧、无名战马的生死相随。我顿悟顾恺之“传神写照,正在阿堵中”的深意。马的眼睛,从此于我不再是视觉器官,而成为灵魂的窗、生命的灯。历代名家,韩幹得其丰腴,李公麟得其清隽,徐悲鸿得其悲怆,而我的追寻,自此锚定在那深藏于眼眸的生命之光。

于是,创作有了明晰的思路。我放弃了描绘马健美优雅身姿的常用路径,而以马头为主体,让马头微



▲舒勇创作的马系列作品之一

侧,目光投向画外的渺远。笔下线条追求极简,力量蕴于含蓄之中。那一抹点于鼻孔的淡粉,是生命的温度与呼吸的痕迹;竖起的双耳,凝神倾听着远方的召唤。整个姿态在蓄势与静观之间取得平衡,而大面积的留白,则是东方美学“计白当黑”的智慧,它为想象留出驰骋的原野,也让“奔向何处”的追问,交还给每一位观者。

眼睛,始终是我构建画面的重点与精神原点。我以浓墨挥洒出如疾风烈焰般的鬃毛,这强烈的动势与视觉张力,是为了烘托那沉静明亮的眼睛。这种“动”与“静”、“外放”与“内敛”的对比与共生,正是“阴阳相生”哲学在视觉上的表达。点睛的那一刻,我屏息悬腕,笔尖轻触,任墨色在宣纸肌理中自然晕渗。墨色化开,唯独在瞳孔中心,我小心翼翼地留出一点莹白。那一点空白,不是无物,而是光,是生命自身焕发的光亮。正是这一点光,让眼神有了温度、方向,获得了穿透纸面、与画外世界相连的灵性。

当你立于画前,会感到这目光静静落在身上,执着而深刻。那眼神里,积淀着历史的层云——戍边铁骑的孤勇、古道西风的苍茫;但更多的,是一种当下的凝视与未来的眺望。它望向相遇的每一个人,也望向这个正在展开的磅礴时代。这凝视,邀请的是一场内心的对话。在目光交汇的刹那,观者看到的或许不仅是马,更是自身内心的投射、来路与远方。画作由此从一个单纯的作品,转变为一个开放的精神场域,艺术家的表达、水墨的语言与观者的感悟,在其中交织、生长。

从“老马识途”的智慧,到“龙马精神”的昂扬,马的文化意象始终随时代脉搏跳动。今天,站在新的历史方位,我笔下的马应有新的神情。它洗去战时的悲怆,不慕盛世的浮华,凝练为三种气质:一是历经沧桑后的澄明,眼神沉着坚定,那是五千年文明积淀出的文化自信;二是面向未来的开阔,目光越过当下,投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方;三是与万物共生的温柔,微微张启的鼻孔,仿佛吞吐着新时代的气息,连接着“一带一路”的宏大叙事。

艺术的最终完成,在观者心中获得确认。曾有年轻人在画前看到自己奋斗的身影,一位老兵忆起烽火中的战友,一位外国友人则直接读懂了眼中的“温柔与力量”。这些回响让我确信,当一幅画能超越语言,让不同心灵看见自己、产生共鸣,它便实现了深层的价值。在信息喧嚣的时代,水墨艺术“以少胜多,以无胜有”的哲学,恰恰提供了一种让人静下来的力量。我笔下的马,愿作一个真诚的凝视者,在目光交接的静谧片刻,引人反观自身:我是谁?欲往何处?

我的落款与那一方红印,是标记,更是对传统的致敬与超越的承诺。我深知自己站在巨人的肩头,绵延的文脉滋养着我。但我不能止步于根须的盘绕,更



▲舒勇创作的马系列作品之一

需生长出向阳的新枝。于是,我在传承中寻求变奏:承“骨法用笔”而线条更趋简练,用“计白当黑”而留白更具现代构成感,追“传神写照”而将“神”的疆域拓展至更广阔的时代精神。

马年将至,提笔时心中澄澈。我知道,每一匹从笔下奔出的马,都将从五千年文明的沃野启程,带着历史的回响,驰向未来的晨曦。它不仅是时间的生肖,更是一种精神的视觉凝练——那是在任何境遇下都昂扬向上、奋勇前行的生命姿态。

当我们与画中马目光交汇,那眼神所映照的,既是民族千年不灭的精神之火,也是每个普通人心中常燃的梦想之光。愿我们都能如这水墨奔马,在传统长河中汲取力量,在时代潮头校准方向,以清澈之目观世,以坚定之步赴远。在那里,个人梦想终将汇入民族的星河,东方智慧也将照亮人类共同的未来。而艺术,将以其独有的方式,为这壮阔的征程,作永恒而深情的见证。

(作者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民进中央开明画院副院长)



▲举杯邀明月——诗人李白(雕塑) 吴为山作

的成就。

## 以雕塑促交流

展览中,一件件中外名人“对话”的雕塑,吸引了观众目光。《超越时空的对话——达·芬奇与齐白石》以超现实主义手法,构建中意两位艺术巨匠的对话,寓意两国跨越时空的文化艺术交流,原作陈列于意大利国家博物馆等地;《神遇——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》让两位分别来自东西方的哲学巨人并肩站立,仿佛穿越地理与时间界限,产生思想的碰撞与交汇,原作立于希腊雅典古市集遗址。

多年来,吴为山以雕塑为纽带,促进中外文明交流。“希望通过我的雕塑,让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的人,能够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。”吴为山说。

2017年,大型雕塑《孔子》立于巴西库里蒂巴市政中心广场;2018年,大型雕塑《马克思》像立于马克思故乡德国特里尔;2025年,《紫气东来·老子出关》青铜雕塑在俄罗斯国立工艺美术学院落成揭幕……如今,吴为山的雕塑作品分布于30多个国家和地区,以无声的语言讲述着中国故事。

“作为一个文化赤子,我感恩伟大的时代。”吴为山说,“这个时代给我们力量、给我们鼓舞、给我们温度。我要不断地学习,为人民、为生活再创造更多大家喜欢的作品。”



▲《天驹》系列之一 段建珺作

农历丙午骐驎来,国泰民安又一春。中国人自古对马有着深厚而特殊的情感,尤其在民间,悠悠千载而过,马已经成为百姓期盼风调雨顺、人寿年丰的祥瑞载体。

这些年,我看过不少关于马题材的剪纸作品,艺术表达或玲珑剔透、工整细腻,或简约粗犷、单纯洗练,主题丰富,形式多样。剪纸艺术家段建珺的百余幅马的剪纸新作,蕴含着东方美学气韵和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,让人眼前一亮。

段建珺出生在塞外敕勒川草原,自幼在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深厚文化传统中传习、淬炼“冒铰”剪纸技艺,不描不画,直接运剪造型抒情。经过近50年的苦练和创造,他拓展并逐渐形成草原大写意剪纸风格,受到海内外关注。

《马跃春芳》《马踏春风》《天驹》等丙午马年主题剪纸,就是段建珺采用古老的“冒铰”技艺,大刀阔斧,一气呵成完成的剪纸系列创作。在剪纸表达中,“冒铰”是极具挑战性和不确定性的表达方式,因此也具有相当的难度。

谈及马年剪纸的创作体验,段建珺认为,剪纸技艺达到一定境界,剪刀与纸与人就形成了一种高度“神通”的状态。所谓“神通”,即剪刀、纸、人三者融为一体,而“气”则始终贯通于三者之间。气,即剪纸中物象的“活劲儿”。

剪纸作品的精妙,在于创作之心境,需从有思、有剪、有形,遁入无思、无剪、无形之境。此间,剪刀在纸面上游走,需始终保持一种“鱼游”之状,顺其自然而张弛有度,方可成“大形”。所谓“大形”,往往看上极尽简约随意,剪法也几尽质朴,甚至让人觉察不到有华丽技巧。段建珺认为,高妙的技艺,是让人在面对剪纸时,那种意留却无痕的艺术表达。细看段建珺马年主题剪纸新作,作品中马等物象造型和文化表达,正是这种审美理念的生动实践和艺术创造。

千百年的传承中,内蒙古和林格尔剪纸对物象造型的审美,即是当地民间剪纸大娘口中对“活脱脱”的追求。段建珺剪纸也体现了这样的地域性传承,其马年剪纸亦是在这种审美实践中生发出来的“活脱脱”的生命感,具有鲜明的特质。

段建珺马年剪纸所涌现出来的“生命感”,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同时也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,体现了黄河“几字弯”区域农耕与草原文化的融合。他塑造的马的剪纸造型千变万化,无一不生机蓬勃,意气风发,体现出“运动+力量”的生命张力和情感滋养,充满一种中式美学的浪漫风韵,形成了古拙凝练、浑厚质朴的独特气韵。

春风得意马蹄疾。迎春风,踏芳踪,红彤彤的马年剪纸,传递人们对鲜活生命的呵护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、对纳福迎春的祈愿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敬与守望。马作为精神世界的祥瑞符号,早已牢牢铸入中国人的文化谱系,它所拥有的蓬勃的生命力联结着古老与现代、理想与现实,这或许就是马文化在中国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。

(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)



▲《马踏春风》系列之一 段建珺作

## 以写意塑风骨 ——吴为山雕塑艺术展在京举办

本报记者 赖 睿

2月6日,“华夏风骨·国社凝章”吴为山写意雕塑艺术展在北京开幕。展览集中呈现雕塑家吴为山创作的200余件历史人物塑像,系统梳理其现代写意雕塑体系,弘扬中华美学精神。

### 再现古今人物

炎帝眉宇间凝结着对苍生饱暖的忧思,大禹的耒耜饱含着治水文安的担当……步入展厅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“千载贤圣”板块。从历史先贤到近代先驱,从艺术巨匠到思想大家,艺术家以写意雕塑手法,再现了众多古今风流人物。

高达7米多的《问道》由孔子和老子两尊雕像组成,向中国传统文化两座高峰致敬。不少观众在雕像前驻足、沉思。作品取自“孔子问道于老子”的典故,生动表现了两位文化先贤晤面的瞬间。孔子像浑然高古,展现儒家仁爱为本的道德追求;老子像飘逸悠游,体现道家道法自然的精神内核。

《民族魂——鲁迅》由青铜铸就,前行身姿如不朽丰碑;《长征组雕》再现伟大征途中的不朽英魂;钱学森、杨振宁等科学家形象,眼神中透露出追求真

理的坚定;焦裕禄、王进喜、雷锋、孔繁森等英模人物雕塑,凝结着华夏儿女的铮铮担当和浩然精神;谯国夫人、赵一曼等女性人物形象,既饱含家国深情,又不乏灵秀匠心。

近四十载耕耘,吴为山创作了600余件艺术、文化、科学等领域的优秀人物雕塑。

“一个人一生中要把一件事情做好。”吴为山说,“这句话是费孝通先生跟我讲的。在几十年创作历程中,我愈加觉得文艺工作者只有将中国精神融入自己的灵魂,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。”

### 写意传精神

屈原挺拔的身影,激荡于古家国情怀;李白举杯邀明月,舒展盛唐豪迈气象……吴为山的雕塑作品形神兼备,体现出东方审美的气韵生动。

写意是中国书画的一个术语,一种方法,也是一种审美,一种语言。吴为山把写意运用到雕塑中,是写意雕塑的倡行者。在他看来,写意雕塑的灵魂,在于捕捉文明的气韵,让文化基因在塑形中代代相传。

这次展出的雕塑作品,正是这一艺术理念的体现:塑圣人,取其仁厚之魂,眉眼温润、身形端方,将“仁者爱人”的哲思凝于其中;刻诗人,抓其浪漫之韵,衣袂翻飞、神态洒脱,以写意线条勾勒“孤鹜落霞”的诗意;塑革命先驱,凝其浩然之气,或昂首赴义,或沉着奔走,将不屈的意志与信念凝练于刻痕之上。

著名作家、文化学者冯骥才曾评价说,吴为山从一个中国艺术家的文化立场上,从博大精深的传统中,提取出我们文化独有的精髓——诗性、意境、写意、神似,同时吸取西方艺术的现代性和当代性,形成“写意雕塑”,其意义超过其本人



▲神遇——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(雕塑) 吴为山作